

情眼無淚

● 盧荊林 著

AD 64/67

(吉)新登字05号

情眼无泪 QING YAN WU LEI

卢荆林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插图:何忠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白城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957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2 140册 定价:5.00元



卢荆林，吉林扶余人。1961年生。现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任编辑、发行科副科长，系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

曾经发表过为数不多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如今想专营小说，此为第一个集子。

另有小说集《孤独那天》即将出版。

目 录

超度亡灵	(1)
情眼无泪	(51)
边走边唱	(107)
去找爱	(175)
倾斜的摇篮	(199)
“龙虎”斗欲	(207)
文身	(243)
关于荆林的简单勾勒(代后记)	(256)



超度亡灵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不过 到了最后 一千个女人 只好
微笑地假装满足于一千只手镯

来自席慕容:《一千零一夜》

残 报

音乐系 88 级女大学生阿品昨天下午六时许,在南湖沙湾林处投湖自杀,当时夕阳已下沉,水面上似有氤氲雾气。女孩站着望了会儿江廊,慢慢地解下了皮卡腰带,系住了一块长条石头,再将皮带的另一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仰头跌入水涡中。

女孩倒下的地方水深不到一米,两小时后便被游客发现了。阿品的短筒遗书为一式三份,放在床头上的,寄自家乡的和转交到辅导员老师手里的,均已被校方收悉。

阿品来自北方的山区,家里一父一母年事已高,有个哥哥又在远地务农,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因而她的家境十分贫寒。两年来她谎称自己是 L 市人,她从小就过继给叔父抚养长大的。阿品遗书上说:其实她没有叔父,她只不过在 L 市某中学寄读过一年,为了考学。

她的死因相当简单:念不起大学了,没钱。

死时,她的牛仔裤兜里仅存有 5 分钱的纸票两张。

阿品在遗书上多余的话没说,甚至对父母,也没有一点感

情上的表达。阿品说：我19岁了。

“京都小生”

伊铁饶有兴味地看着斜对面那个女孩的脸，直到女孩发觉了他的不老实，拿眼珠恶狠狠地回挡了他一下，他在那一刻周身爆热了，忙收敛起眼神。但过了一会，他的眼光又情不自禁地跳动了，跳着格子在寻找色泽鲜艳的面孔，甚至又回落到了那个女孩身上。

“你的毛衣不错，是自己打的？”

“是的。”很平淡地敷衍了一句。

“只是领口小了点，这种燕翅领不好织，但织好了看上去就很技巧很艺术的。”伊铁咬文嚼字又象满有审美观点似地说道。

“是吗？”不卑不亢地回应了一句，女孩眯缝着眼睛，发出不想多谈下去的信号。

伊铁顿觉心烦意乱。看着对面直不楞腾地坐着的农村小伙，和那个干巴巴的灰脸老头，他感到这次五个小时的光阴不好过，火车“咣咣咣咣”的前行声加重了他失落的情绪。

他没情致四处撒目了，女孩的态度对他是份伤害。一向以为自己是个招人喜欢受人注意的角色，特别在同年轻的异性交往中，他自讨没趣的时候不多。

现在，或许碰上了。

他恼怒了。

“哎，你的包掉了。”他左手翻书时有意将放在茶桌上的包划掉地下，之后再去提醒女孩。

包就在他的双腿间，女孩弓着腰去捞，他很冷静地看着，不

肯帮忙。

女孩很精明地盯了他一眼。

伊铁心虚了。这么多年了，经过各种场合的磨擦与操练，伊铁感觉到自己和女人打交道的功夫颇深。他的情感世界里似乎总是潜伏着花花绿绿的影像，缤纷而又喧闹。似乎片刻的孤寂，片刻的冷落，对他的活着，都是一种挑战，一种难以名状的苦。

他渴望在朋友们的赞誉声中穿梭，渴望吸吮着女性的气息和隐隐播放的光彩。面对面地交谈了，做知心朋友了，打情骂俏了，在床上翻滚了，不一而足，他都在行，都喜欢，也开心。

“白天他离了女人脚步栽歪呵，晚上离了女人他心不跳荡做梦都抬着眼皮……”老朋友司马林曾这样讽刺他。话虽是夸张着来的，但也透露了某种真实。

他始终弄不明白，现在这个样子，究竟是骨子里生就的好色之汁起了作用，还是后天的某种观念使然。伊铁有时自省，矛盾的感情纠缠着徘徊着。他偶尔会怀念起念大学时的模样，傻里傻气，一天天泡书本，不懂得泡女人，不知道尘世上还有和书本同样美妙的东西。

“要是凑够人手打打扑克坐火车就不会那么累了。”他拍了抬腰，明显讨好地对那女孩说。

女孩却站了起来，说：“你找人玩吧。”拎着小包转到别处去坐了。伊铁脸色腾地变红。

他供职于北京一家编辑部，文章和小说发表了一大堆，也算得上是京城三流文人了。如今在他的东北故乡友人中风传给他的是这样一个绰号：“京都小生”。他人长得面孔白皙，个头高挑。昨晚司马林望着他离开酒桌翩翩敬酒的背影，把“京都小生”的含义淋漓地阐释一通，说得有板有眼。尽些他拈花弄月，儿女风情之类的典故，圆桌间瞬时炸起一片啧啧的艳

羡慕声，随之便有人公开嘲笑他。伊铁拱着唇作答：“兄……兄弟这次潜回东北，也……也是来采风的，还要北上大兴安岭……”中断语调留下悬念的那一刻，不在乎周围的面孔，是善意地晃着呢还是恶毒地笑着。

昨晚他在烤鸭店里喝得半狂半醉，被人塞进“的士”回到宾馆的床上时，他仍絮絮叨叨。他喝醉了酒时，不知道在这个他脚踏的城市里将有一个叫阿品的女孩的尸体会悬浮于水面上，他没法知道。后来伊铁卷着舌头，对司马林讲此次东北之行的情爱故事。

司马林从他乱七八糟、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辟出了故事的大致线索，司马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那天伊铁采访完“信丰酒家”的经理万焕青后，几个人一起喝酒。

万焕青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点不醉，话却多起来。

万经理问左侧的女孩：“你放假了该去散散心，轻松一下。何必还寻找个差事干呢？”

“可我需要钱哪！”

“我可以雇佣你，这一个月的时间你想要多少钱？”

“按标准算呗。”女孩说。

“我们因人而异，”万经理挑逗的目光，似在释放浓浓的情意：“对于你，眼睛有神，黑头发飘舞，就是个价码。”

女孩干涩地笑了笑。

“你是想伴唱，还是弹钢琴？”

“那就弹钢琴吧。我在音乐系是学美声的，唱通俗歌曲容易破坏了口型和发音。我弹钢琴好吗？”

“那得上我家去弹。”色迷迷的眼神。万经理站起来殷勤地给女孩倒酒，并对“京都小生”说：

“兄弟你慢斟慢饮，文人嘛，浪漫着呢！”眨眨眼做个调侃的手势，似乎表明他们是相互理解的，是一伙的。

“你很勇敢，”伊铁对女孩说：“N大学我有很多朋友在，学音乐也是不错的专业。”

“面窄点，”女孩微笑着：“我想出来闯闯，靠自己的能力混碗饭吃，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最佩服你和万经理这样有才干有能力的男人喽！”她讨好地冲经理一笑。这时年纪较大的副经理也凑过来坐下了。

“年轻人要进步啊，你们有发展。”副经理很是感慨。

“弹钢琴我怕也不行了，手指考试时折了，现在还不灵活。”她妩媚地一笑。

伊铁看出了那个女孩子是有意说谎，想逃避弹琴的差事，他帮忙说：

“这里的服务女郎也很悠闲呀！”

“是呀，随便端盘子、打扫卫生我都能干，我也想从头锻炼锻炼。”

“那有啥可锻炼的，谁都会干。”万经理转过身子：“要不你就给酒家催帐吧，市内东跑西转的，也累不着。若干好了呢，以后可以长年聘用，挣些钱就可以放开玩乐，又不影响你的学业。”他显出热心的样子，帮着参谋。好像他说了也不算似的。

“我涉世未深，一个穷学生，不把你们的帐要飞了吗？”她认真地摇头。

“没关系，我陪着你去要呀。”又是嬉皮笑脸。

“你那意思不就是让我陪你去要帐么，我不去你也照样要，我岂不是多余的。来，干！”女孩率先激动地举了酒杯。

“你很聪明，要帐是假，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是真，交特殊的朋友。”万经理叼着烟，兴哉优哉。看着她的脸蛋，有点放肆地

摊开双手。

“哼，那怎么可能呢，”女孩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前天第一次见面时，你就说做人应当自尊自强自爱，我觉得你非常正直。再说，我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女孩，你别打错了主意。”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万经理自嘲之后又说：“可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不一般，到底是受教育之人哪。”

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争斗，这面抛钓鱼线、拉钩，那边不停地躲闪，滑动。伊铁觉得这就是人生。他开始同情这个女孩了，却打心眼里厌烦这个万经理。自己不是为了那三千元赞助款，也得为他写什么报告文学歌功颂德大侃什么北方企业之星么！都在出卖自己，伊铁和女孩两个人都想从色鬼一样的眼神里挤出点钢镚来，而老万呢，也不是个省油灯。他感到无可奈何地累。

如果没有伊和副经理在场，万经理会象狼一样扑向眼前的女孩。他又让女孩到他家里去商量，陪着喝酒，女孩问那位嫂子陪不好你吗，他说这是另一个问题。简直是狗仗钱势。伊铁愤怒了。他想站到女孩的一边，狠狠治治这个老万。但转而一想，女孩是富有精力、青春的，或许她需要这种刺激呢！

默默地看下去吧。室内有些虚幻，四个人喝掉了两瓶酒。和言悦色，耳热酒酣，好像兄弟姐妹失散了多少年了才见了面。

女孩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洗手间，万经理也跟过去了。

“你干什么？”女孩问得惊恐。

“保护你呀，别滑倒了。”做搀扶状。

“我行。”女孩刚跨出洗手间要返回酒桌上，万经理一把将她拉扯过来，转了个弧度。他突然捧起女孩的脸，粗暴地吻着她。女孩的全身一颤，“你给我……”半天才挣脱了头站在那儿，

她跺着脚，胸脯一起一伏：“你太不自重了，别以为女人都贱，都是好欺负的。”

“我就喜欢你这劲头。”

“哼，”女孩的眼角挤出了几滴泪，旋即又抹掉。“我不干就是了，别想占我便宜。你以为你有钱就有一切了，德性。那你就小看我了。”

“别说的比唱的好听了，慢慢你就会感觉我是好样的出色的男人啦。三百元，明天来上班吧。我录用你了。”

片刻的冷场。

“你，你让我感到了一个形象。”女孩似乎存心在寻找一种说法。

万经理被她的认真劲震住了：“什么形象？”

“那就是——太监！”

男的被这颗报复的子弹击中了。

伊铁在女孩甩头走出去的那一刻，突然觉得她的美妙和可爱，他追上去了。那晚，他陪女孩走了两站地，直送到她校园门口。

短短的一周里，他和阿品的关系就复杂化了。

“那……你才知道……活着有……有多好的情境……”

“那才叫……叫……”

伊铁睡着了。

阿品这个名字从伊铁的嘴里蹦出来时，司马林听了像被猫挠一样，脸色发青，嘴巴闭着颤栗，可惜伊铁没看见。

现在伊铁在火车上想到了阿品，心怅怅然若有所失。他想打一会瞌睡，尽量将阿品排除脑外，过去的就过去了，这是他的原则。可是不行，阿品又跳出了影子。他抬手看表，还有3小时的路，太慢了。窗外是风，是漆黑的夜色。车箱里的人们都

朦朦胧胧处于假寐状态，间或传来说话声，也不响亮。伊铁扫着这些陌生的苹果型的菜色的诸种面孔，仿佛憨笨而可爱，他只有眼馋的份儿了。多少年来东奔西走，在车上睡眠几乎成了他的头疼病。

站起身，掏出一个扁瓶酒和一根火腿肠，喝吧，得喝。“京都小生”永远富有健康的消化迅速的胃。妻子干涉时，他就摇头晃脑：酒肉者，诤友也。童年时代父亲一手执着酒碗一手捏着酱马肉颤动着滑润油亮的腮帮子的情景总是那么温馨地牵系了他的感念。伊铁忘情地想着。

那张长条纸哗啦啦刚抖开，似乎上面的蝇头铅字也跟着挤翻了天。伊铁随手把纸扯下一块，火腿肠径自滚落在桌面上了。再随手把纸搓揉成团，想扔。看看地上挺干净，他就又将纸握在手里了。反正是闲着，他干脆把纸摊开，边喝酒边扫视两眼。

那上面的黑体字是计算机打的，很清楚。火腿肠的气味横穿在口腔间。喝了一阵，他又将纸翻过来看另一面。黑体字赫然跳出，伊铁的目光和咀嚼着的嘴脸彻底地给僵住了。

他看见了阿品自杀的那条消息。

当他确证了这是N大学的简报后，僵冷的脸开始瑟瑟地微妙地颤，灰白衔着灰白。简报上说：阿品的死因是生活拮据，在国人日常生活十分充裕的今天，堪为震人心旌发人深思。透过两张5分纸票，我们能否看到人与人之间某种心灵的荒漠呢？校刊编辑们在采访、调查了十个小时后即增编了本期，哀思之余意在敲响警钟……早晨9点时伊铁去司马林的家里告别，司马不在家。他妻说晚上谁也不能送伊铁去车站了，“噢，这只火腿肠你带着吧，补补，别虚坏了身子。”似是在开玩笑。“给，别油脏了皮箱，包上。”又将一张纸递过来给伊铁。

纸豁牙露齿地剩了一大半，另一半上车前被伊铁抓出来做

手纸了。残掉的部分还有些内容也是关于阿品的。

脸色青白，心中郁闷得像半截肠堵住了通路，而那暗流中的丝丝逼近的痛苦和恐惧，一时又整个地箍住了他，审判着他。

对面农村小伙和老者不知什么时候下车了，列车依然前行。

“京都小生”毕竟人情练达，他极力平静自己的失态，忧虑、自剖、猜想……一古脑地滑过去滑过去能吗，他试图寻找阿品自杀时的另外曝光点，悚然中又看见了那黑长发飘过，红彤彤的影子消失在视野间，笑声幻化了哭声。

“是我杀了她吧？”他惶惑地想。

这当口，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卧坐在对面了，又是个老头。伊铁无意欣赏什么。可是一声响动，一个方盒子摆在了他临时的酒桌上。

“啊……这，这是骨灰盒？”

“嗯。”点头。

“里面是……”他从老者浑浊的目光中读出了那小屋子有一个生命在游荡了。

莫非是恶兆来临，伊铁面对骨灰盒想起今晚的劫难，就像预谋好的，一个接着一个，他恐惧得几欲大喊几声。

“大叔，你看，这……这多刺人眼睛。”他努力装得近乎情理：“车上的人看了会忌讳的，心里发阴，发毛，你说呢？”

他掏弄出一个塑料口袋，递过去。

老头惊遽中将盒子紧紧搂在怀里了，后来想了想，还是用了伊铁递过去的袋子。

“京都小生”没有看见骨灰盒上的照片挽联，他猛地一扬脖，又把剩下的火腿肠咬在嘴里，喉咙间咽得咕咕响，白色的酒水漫延在桌面上。

她爹上路

系里发出的电报第二天9点多钟才到了阿品她爹的手里。老人戴上断了一只腿的花镜，很费劲地读着那两行黑字。辅导员老师考虑怕她爹撑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恶耗，临时改动了最初的电报内容，大意是说阿品患病手术了，目前情形良好。但需要家属来，商讨些事宜。

那上面说，阿品的爹一定要来，从速。

她爹接过老婆子递过来的红布包，揣好200元钱就上路了。向东走20里，搭乘去县城的公共汽车。“66年我去过C城，车站有个喷水池，”他似乎对这次远行满不在乎。“我去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们火烧火燎地街上窜。”老人对老婆子说那段故事时兴致勃勃。

阿品的爹碎步走在并不弯曲的山间林道上，他右手拎着雕龙型的榆木拐棍。老人手脚硬朗不需要这个家什，临行前他对老婆解释说：“到车上省得有人挤我。”

黑色中山装荡在太阳的蓝钢色弧光下煞是单薄冷傲，四周围啦啦响动着的翠绿树叶偶尔撞在脸上，老人却浑然不觉。夏日的风温煦地吹拂。他额头上开始有细密的汗珠活跃着。

刺耳的刹车声恍然惊醒了他路上的痴梦。阿品的爹猛地打拢住步子，一辆“蓝箭”车不远不近停在路心上，从里面跳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礼貌地冲老人打了招呼，他问去十八站林管所的道儿咋个走法，后来又打听江村有没有个叫徐老三的人。

她爹说：“我就是呀！”生涩地笑了笑。

干部模样的人眼光一亮：“巧了巧了！”好奇地打量了他一

番。

阿品的爹被拥上车后，半天还没转过劲来，嘟哝说：“过了这条林子就是国道了。我身上没钱光杆一个，你们想绑架我咋的？”

胖司机转过头告诉她爹，说他们是县民政局的，是陪着他老人家去C城的。

电报发出后系主任灵感突发，便亲自给阿品所在家乡的地方民政部门通了长途电话，陈述了阿品的事及她家里的状况，请求地方上直接派人来协助处理阿品的后事，也算是对农民老大哥的关怀吧。

县民政局副局长推开了一间阳面的办公室，里面几个人正在摔扑克，副局长拿眼余光巡视了一番，问：“你们当中谁没有上过C城？”

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腾地滑下了桌面。

“蓝箭”奔驰了5个小时零10分，2点半许抵近C城郊区大屯。司机建议说先吃了饭攒足精神再进城里去，省得一会儿看到死人或者上太平房什么的心里不舒服。

阿品的爹这下子听出了毛病，老人耳朵还算灵敏，他猫起腰按着胖司机的肩头就追根刨底，干部模样的人脸色刷地白了。

去学府路那20分钟里，似乎有半个世纪那样难捱，干部模样的人看到阿品的爹痴痴呆呆地坐在绿绒布车垫上，被纵横沟壑紧紧罩着的双眼正望着窗外。

“蓝箭”缓缓地停在了校园甬路上，司机探出头问路，干部模样的人突然像做出了重大决定似的吐了一口痰。他对阿品她爹翻了翻眼角说：“反正你姑娘已经没了，人死不能复活。大叔，这事你不能草草了事。她自个想不开，跳湖了。学校方面也躲不了责任，平时怎么管理的教育的，要是不念大学肯定留不下

这把子罗乱。哼！”

胖司机也点头应和：“不能饶了他们，知识分子好吓唬。”

老人抬起头露出乞求的眼神。

“政府方面不好提什么，只能敲敲边鼓，你老人家得沉住气，要么措他们一笔钱，要么就提一大堆条件。”

“到时你拉架式要撞墙，装出身子骨抖抖擞擞地像要摔跟头。”

“你先哑着嗓子哭，看他们头来了就放开庙壕，两腿往地下一蹬。”

老人的脖子像被杠子顶住了，撮在空间不动了，他一句话不说。

“要不，赖着晚走几天……”临上楼时，司机悄悄捅咕了一下。

终于，三个人被让进了一间大长方形的房间里，室内灯光灰暗，四壁装裱得花花绿绿。

女辅导员老师带着哭腔诉说：“阿品这一周来跟平日一样，吃饭，上课，睡觉，没看出情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临死前的那天下午，还和我打了照面，也满高兴的样呵，咳，这个学生性格内向，心胸窄了点，遇事往往自己硬闷气瞎琢磨。要是跟老师或哪个同学谈谈心就好了，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呀！”

阿品她爹点头：“嗯嗯。”抹了把泪。

学生班长坐在老人的左侧：“大爷，阿品在年级里人缘一直好，思想上学习上也要求上进，我们，她，她……”班长说不下去了，眼圈通红。

阿品她爹抹了把泪，点头。“嗯。”

系主任站起来来回踱步，哭丧着脸对老人说：“作为系主任，教师，同学，大家都很痛心，在此谨向老人家深表哀意。阿品